

H百味书斋 唐宝民

漂泊者萧红



才女萧红

作为早逝的天才女作家，萧红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，早前，由许鞍华导演的以萧红人生经历为内容的电影《黄金时代》公映，再次引发了萧红热。

《漂泊者萧红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）的作者林贤治把萧红定义为“漂泊者”，萧红一生中的大半岁月，的的确确是在漂泊、流浪中度过的，从少女时代为了反抗父亲指定的婚姻离家出走，开始了漫长、曲折的流亡生涯；从呼兰到哈尔滨、到北京、到青岛、到上海、到武汉、到重庆、到香港，她一直在奔波，流浪成了她无法摆脱的宿命。在小说《亚丽》中，萧红写道：“飞鸟的生涯是美丽的，落叶又为什么给风飘着呢？我们为什么不是飞鸟呢？为了要追求生活的力量，为了精神的美丽与安宁，为了所有的我的可怜的人们，我得张开我的翅膀……”萧红一直梦想着自己能变成一只鸟儿，在蓝天上自由地飞翔，然而，正如乌纳穆诺所说：“如果是一条鱼，要想把鱼鳍变成翅膀，它将意味着死亡。”1942年1月12日，一个美丽而孤独的灵魂凄惨地死去，“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，留得那半部《红楼》给别人写去了……半生尽遭白眼，身先死，不甘，不甘！”“她做不成候鸟。虽然她致死眷恋着这片冻土，然而，等不到春暖花开的时节，便带着穿心的箭簇，永远坠落在南方的海滩里了！”浅水湾，是一个凄美的名字，“此间，有谁会在意一个关于鱼的飞翔的小小传奇呢？即使故事不曾为水族所遗忘，那梦想，那隐秘的灵魂、骨头、心跳，都已在讲述的悲剧的情节中失传……”

林贤治认为：“萧红的爱情悲剧说到底并非由性格酿成，而是文化价值观念深层冲突的结果，是男权社会处于强势地位的又一例证。但是，‘五四的女儿’萧红，不曾屈从于传统道德，不因为爱而牺牲个人的价值与尊严，这才终于做定了中国婚姻史上的一名‘悲剧英雄’。”萧红是孤独的，她曾经对梅林说：“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……”她是一个对爱情无限钟情的女子，渴望着生命中能拥有一份值得永远珍藏的爱，然而，每一次爱的经历，于她而言都几乎是一场灾难，都以遍体鳞伤而告终。她与萧军在离乱中相识相恋，然而，这对“只羡鸳鸯不羡仙”的情侣却没能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，“二萧”决然分手后，萧红带着一颗残破的心远走香港，年仅31岁便玉殒香江。

萧红的悲剧，不仅仅是她个人的悲剧，也是那个时代所有女性的悲剧。忽然想到了鲁迅先生的《伤逝》和《娜拉走后怎样》，萧红的身上，就有着鲜明的子君和娜拉的烙印，女性解放是社会整体解放的一部分，如果整体社会得不到解放，空谈女性解放是无意义的。

H如歌行板 清泉

散步，生命深呼吸

还来不及与春天好好告别，海岛便进入了立夏的节气。疫情尽管刚刚好转，计划好的旅行还是无法成行，索性就在近处散散步吧，开启一段夏日的“微旅游”。

白沙门的大海边散步，观花树明媚，大海扬波，偶见三五同党，默不作声，戴着口罩快步疾行，行至无人处，可以放心地大口深呼吸，这便是一天中难得的享受。关在城市里的人，在每日清晨或黄昏时分，从暖热的屋居或繁忙的工作中挣脱出来，进入自然的天地散步放松，无异于服几口“清凉散”，心中积郁顿消，畅快不已。

相比于“远足”，轻松随意的散步更让人心怡。《草叶集》里说到，“散步是最人性的生活节奏”，散步的时候，将自己交与天空与大地，可以从诸多琐事中解脱出来，与世界独处。

散步最早源自魏晋南北朝时期名士服用五石散后的药物反应，五石散据说由紫石英、白石英、赤石英、钟乳石、硫磺等矿物配置而成，具有较强毒性，而六朝人喜欢服五石散，服下去之后五内如焚，浑身发热，必须散步以资宣泄。因此有行散、行药的说法，后五石散虽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，但行散的方式还是保留下来，并演化为今天所说的散步。

散步享受的是无拘无束的自由感，没有体系，不需要计划。白居易的散步就很随性，早上起来，“散步池塘曲”，吃饱了饭，“散步长廊下”，天气好的时候，“散步中门前”。中国古人，乐衷于游山玩水，甚至将山水搬进自家院子里，所以才有了苏州园林等独特的建筑。在自家的园子中穿过长廊，观花赏鱼，看山赏水，自家的庭院漫步，便能感受自然的气。庭院能承载的自然山水终归有限，还有一种便如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里提到的郊畦之乐，有着庭院中欣赏不到的郊外游赏之野趣。

在散步的路途中，每个人的兴趣点与乐趣不尽相同。宗白华先生说：“散步的时候可以偶尔在路旁折到一枝鲜花，也可以在路上拾起别人弃之不顾而自己感到兴趣的燕石”。

散步之际，一切便随缘。去处不一定需山明水秀，但也觉心旷神怡，纵是郊外僻野，荒村陋巷，也自有情趣。好像梁实秋先生散步时的寻常风景，也有味道：“我从前沿着淡水河边，走到萤桥，现在顺着一条马路，走到土桥，天天如是，仍然觉得目不暇给。朝露未干时，有蚯蚓，大蜗牛，在路边蠕动，没有人伤害它们，在这时候这些小小的生物可以和我们和平共处。”

散步可独行，可结伴，在思维碰撞中，常有智慧的灵光闪现。庄子与好友惠子一次散步到桥梁上，聊起“子非鱼，焉知鱼之乐”的话题，生出一段饶有趣味的哲思。世间万事万物皆有关联，看似无系统的散步，似乎与逻辑相对立，但古今中外的哲学家，也大多喜欢散步，更诞生了许多“哲学家小路”，成了后人的朝圣地。在中国福建武夷山五夫镇有一条“哲学家小路”，南宋思想家朱熹常在那里来往。在德国海德堡圣山上，也有这样一条路，苏格拉底正是在那里，提出了“哲学家”的概念。西方建立逻辑学的大师亚里士多德，就喜欢在林荫道上和学生们边散步边讨论，甚至因此将其创立的学派称为“散步学派”。

培根有言：“散步利胃。”在中国人

眼里，散步是项养生运动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散步在医学领域中的重要价值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。每年的9月29日是“世界散步日”。在这一天，全世界各个不同国家的千百万追求健康的人们都会涌上街头，用散步大巡游来庆贺这个节日。

一场疫情更让我们明白，生命是如此脆弱。前段日子新冠疫情爆发时，人们被迫隔离在家中，失去了随性散步的自由，如今国内疫情得到控制，又可以自由出行了。那么，在紧张的工作之余，不妨常给自己一个松弛自在的散步，让生命做一次深呼吸，从容不迫地自在前行。

H写食主义 周华诚

紫藤普洱



谷雨时节

车行在弯弯山道上，忽有人说，能不能停一下！

路边一棵紫藤树，挂了一树紫藤花。山风拂来，紫色花瓣片片飘零。大家下车去摘花。有人说，这么美的花，白白落了可惜，若是摘了，还可以做一道菜。

这是在仙居的杨丰山上。从此处俯瞰村庄，梯田层叠连绵，田间油菜花已然谢尽。油菜挂满果荚，碧绿一色。极目远眺，青山浓淡。所谓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，层层之外，更有一层。

晚上吃那道清炒紫藤花时，我脑海中依然浮现一幅略施淡彩的山水画。

我是第一次吃紫藤花。紫藤花一串一串，未开之花有些像小靴子。有人说这看起来像槐花。我以前还吃过锦鸡儿，土话叫“小娘儿脚”，也有人叫黄雀花。这三种花，都在四月里开，形状也差不多，如小鸟欲飞；唯有颜色不同——锦鸡儿的颜色是黄色，槐花是白色，紫藤花是紫色。

紫色的紫藤花，有着甜津津的味道，花里藏蜜——我在树下摘花时，生吃了好几枚，清香甜美。

有花的村庄，怎能不美。

我之前看过杨丰山的照片。有一张，时节应该比现在晚些，梯田里的油菜全部收割完毕，田里翻耕过，灌上了水，水面如镜。一场雨后，云雾缭绕，群山与田埂弯弯曲曲，如诗如画。杨丰山属仙居县朱溪镇。这些年，村里依托两千亩梯田的自然人文风光，努力连接社会各种资源，想要发展特色水稻产业与村庄旅游，带动农民增收。

是葱花把我喊去杨丰山的——葱花说，杨丰山四季皆美，春天有油菜花，夏天有水稻田，秋天有金黄稻浪，冬天有皑皑雪野，随便拍张照片，都是绝美的明信片。就这样，她成功地把我们喊上了杨丰山。当然，她所言非虚，杨丰山果然很美。

此外，把我们引来的，还有作为中国水稻研究所的专家朋友们的一腔热忱——他们蹲点联系这个高山村庄，也是想为村庄的发展出一点力气。

此刻，一树紫藤花下，村民，水稻专家，建筑师，回乡创业青年，文艺青年，就以这样的方式相遇了。山风轻拂，花香荡漾。

层层叠叠的梯田，弯弯曲曲的山路，拾级而上，一直攀登，不知几千步也，渐渐额头冒汗，身心爽快。好久没有这样，在大自然间自由畅快地呼吸。山野间鸟鸣，花香，青山远，云影动，都觉可爱。

紫藤花做成菜，吃起来满口花香。

吃紫藤花时，便想到要谢谢周天勇彼时大喊一声“停车”。这个浪漫的男人，他看见紫藤花时，就好像看见了一碗菜。

吃过夜饭，一枚大大的黄色月亮挂在天边。我们坐下来喝茶。周天勇从车后备箱中取出一饼普洱茶，取出一个纸箱子，里面是整套的煮茶器具，最后又搬出一桶水来。他说，那是从他老家的山里接的泉水，适合泡茶。

水沸，茶香四溢。

他又取出好几串紫藤花来。这才知道，原来他看见花时，不仅看见一碗菜，还看见一壶茶了——遂偷藏起一些。他拎起一串紫藤花顺手一撸，花朵纷纷落进茶壶，茶香里，飘出紫藤的甜香。

H文化评弹 四海江

诗歌是另一种庄稼

在文学作品中，诗歌是最精细的，也是最纯粹的。同时，诗歌还可以说是另一种庄稼。

记得铁凝曾做过一个《文学照亮生活》的报告，而这场报告的地点却选在了宁夏的西吉县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铁凝说在讲座开始之前，她去参观过西吉文学之乡展室，西吉县文联主席告诉她说，西吉的作家有一句话：“文学就是西吉这块土地上生长得最好的庄稼。”铁凝说她还想加一句：“文学不仅是西吉这块土地上生长得最好的庄稼，西吉也应该是中国文学最宝贵的一个粮仓。”

铁凝说西吉当地有一位业余作者，他把自己写的诗歌贴在门板上，然后背着这块门板去赶集，让过往的行人欣赏他的诗作、他的文学创作。铁凝评价说，他的这种豪情万丈的发表自己诗作的方式，可能是西吉这块土地上独有的。此时我才心服口服，不能不承认诗歌也是另一种庄稼，而且是一种不是什么人想种就能种好的庄稼。

如果说西吉这位业余作者对诗歌的这种态度是一种豪情，一种不管不顾的话，那么在鲍尔吉·原野的散文中读到另一位作者，他表现出的则是对诗歌的另一种敬意，另一种爱惜。

鲍尔吉·原野有一篇散文《白桦树上的诗篇》，他写到“穆格敦是我在图瓦认识的猎人，他自称是诗人”。他要给作者看一样东西，一首诗篇，它的题目叫“命运”。然后从床下拎出一只桦树皮做的箱子，放在桌子上，刚要打开却停下来，走到窗边，指着远处的一棵树说：“就是它”。当作者好奇地问它也是诗人？穆格敦却说它是一棵树，这个桦树皮包里装着它的子孙的命运。原来那是一棵白桦树，独自长在高处，周围没有其他树。

穆格敦打开箱子，箱子里装满了金黄的桦树叶，上面写着字。他解释说每片叶子上都写着字，是他作的诗。并且说这些诗是他用岩羊血写上去的，一百年也不会褪色。后来通过了解才知道，穆格敦是这样写他的诗的，当叶子还长在树上时，他为了写诗就搬来一架梯子，他站在梯子上，在每一片叶子上都写上他的诗，把腿都站肿了。等到了秋天，桦树的叶子慢慢地变黄，慢慢地一片又一片落了下来，他再把它们一片又一片地找回来，收集到这个箱子里。用他的话来说，我不能因为我要写诗，也不能因为要方便我写诗就让它们掉下来啊！

那么这棵树上有多少片叶子，他又写了多少呢？他说这棵树上一共有九百八十九片叶子，他全部都写完了，可后来他只找回来了二百六十一片……